廬陵文鈔/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八　狀

廬陵文鈔
卷九　表、啟
作者：歐陽修　宋

卷十　書

卷九・表、啟

謝知制誥表

臣某言：伏奉制命，蒙恩特授臣右正言、知制誥者。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，而誠意能與下通，奄有四海之大，而惠澤得以遍及者，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！然其為言也，質而不文，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；麗而不典，則不足以示後而為世法。居是職者，古難其人。乃以愚臣，而當此選。伏惟皇帝陛下，茂仁聖之姿，荷祖宗之業，日慎一日，曾未少懈。而自羌夷負固，邊鄙用師，勤儉率先於聖躬，焦勞常見於玉色。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，雖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。故每進一善，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；每官一賢，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。雖以爵祿而砥礪，尚須訓誡之丁寧，尤假能言，以諭至意。可稱是者，不大艱歟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，本無辭藝可取，徒值向者時文之弊，偶能獨守好古之勤，誌欲去於雕華，文反成於樸鄙。本懼不適當世之用，敢期自結聖主之知？陛下獎之特深，用之太過。此臣所以懇讓三四，至於辭窮。而天意不回，寵命難止，尚慮頑然之未諭，更加使者以臨門。恩出非常，理難屢瀆。及俯而受命，伏讀訓辭，則有必能復古之言，然後益知所責之重，夙夜惶惑，未知所措。伏況文字之職，廁於侍從之班，在於周行，是為超擢。不徒揮翰以為效，自當死節以報恩。惟所使之，期於盡

瘁。

滁州謝上表

臣伏蒙聖恩，授臣依前右正言、知制誥、知滁州軍州事，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。謗讒始作，大喧群口而可驚；誣罔終明，幸賴聖君之在上。列職尚叨於清近，為邦仍竊於安閑。祗荷恩榮，惟知感涕。臣某伏念臣生而孤苦，少則賤貧。同母之親，惟存一妹，喪厥夫而無讬，攜孤女以來歸。張氏此時，生才七歲。臣愧無蓍龜前知之識，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為，在人情難棄於路隅，緣臣妹遂養於私室。方今公私嫁娶，皆行姑舅婚姻。況晟於臣宗，已隔再從；而張非己出，因謂無嫌。乃未及笄，遽令出適。然其既嫁五六年後，相去數千里間，不幸其人自為醜穢，臣之耳目不能接，思慮不能知。而言者及臣，誠為非意，以至究窮於資產，固已吹析於毫毛。若以攻臣之人，惡臣之甚，苟罹纖過，奚逭深文？蓋荷聖明之主張，得免羅織之冤枉。然臣自蒙睿奬，嘗列諫垣，論議多及於貴權，指目不勝於怨怒。若臣身不黜，則攻者不休，苟令讒巧之愈多，是速傾危於不保。必欲為臣明辯，莫若付於獄官；必欲措臣少安，莫若置之閑處。使其脫風波而遠去，避陷阱之危機。雖臣善自為謀，所欲不過如此。斯蓋皇帝陛下，推天地之賜，廓日月之明，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，憫臣不顧身微而當眾怨，始終愛惜，委曲保全。臣雖木石之心頑，實知君父之恩厚。敢不虔遵明訓，上體寬仁，永堅不轉之心，更勵匪躬之節。

揚州謝上表

臣修言：準樞密院遞到誥敕一道，伏蒙聖恩，授臣起居舍人，依前知制誥、知揚州軍州事，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。貶所脫身，遽叨臨於督府；歲成無狀，仍敘進於官聯。被渥以優，撫心增懼。伏念臣材非適用，行輒違時，徒知好古之勤，自勵匪躬之節。誤蒙奬拔，驟玷寵榮。小器易盈，固已宜於顛覆；盡言取禍，仍多結於怨仇。仰恃公朝，臣雖自信；在於物理，豈有不危？矧利口之中人，譬含沙之射影，謂時之眾嫉者易為力，謂事之陰昧者易為誣。上繄天聽之聰，終辨獄辭之濫。苟此冤之獲雪，雖永棄以猶甘，而況得善地以長人，享及親之厚祿。坐安優逸，未久歲時，亟就易於方州，仍陟遷於秩序。有以見聖君之意，未嘗忘言事之臣。孤拙獲全，忠善者皆當感勵；奸讒不效，傾邪者可使息心。非惟愚臣，獨以為幸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，乾坤覆載，日月照臨，察人常務於究情，行賞必思於有勸，致茲恩典，施及儒庸。誓堅終始之心，少答生成之造。

謝宣召入翰林狀

使車入里，君命在門。閭巷驚傳，豈識朝廷之故事；搢紳竦歎，以為儒者之至榮。在臣之愚，何以堪此？竊以文章之任，自古非輕。待遇寵榮，至有私人之目；詢謀獻納，因加內相之名。恩既異於常倫，人愈難以稱職。伏念臣器非宏遠，識匪該明，學不通古今之宜，材不識方圓之用。久叨塵於侍從，曾莫著於勞能。而自出守外藩，近遭家禍，苟存餘喘，復齒周行。風波流落者十年，天日再瞻於雙闕。進對之際，已蕭颯於霜毛；慰勞有加，賜憫憐於玉色。形神若此，誌意可知。身已分於早衰，心敢萌於希進？加以羈危之跡，仇嫉交攻，進退動係於群言，論議多煩於睿聽。雖覆載之造，每賜保全；而孤蹇偷安，常思引去。伏蒙皇帝陛下，俯憐舊物，曲軫宸慈，因內署之闕員，俾備官而承乏。臣敢不勉尋舊學，益勵前修，感遺簪未棄之仁，竭駑馬已疲之力。庶伸薄效，少答鴻恩。

再辭侍讀學士表

右臣準中書劄子，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，奉聖旨，不許辭讓者。伏念臣猥以庸虛，過蒙獎擢。禁署為一時清選，既已忝竊；經筵況近例多兼，何必辭讓？蓋以臣身見兼八職，侍讀已有十人，為朝廷惜清職遂為冗員，況講席不添人，未至闕事，所以敢陳瞽說，乞免冒榮。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，恩濫冗官，議者但知冗官之弊，不思致弊之因。蓋由凡所推恩，便為成例。在上者稍欲裁減，則恐人心之不足；在下者既皆習慣，因謂所得為當然。積少成多，有加無損，遂至不勝其弊，莫知所以裁之。中外之臣，無有賢愚，共知患此。而臣為陛下學士，職號論思，豈有目睹時弊，心知可患，無所獻納，而又自身蹈之？今既已陳述，若又不自踐言，則貪榮冒寵，不止尋常之責，而虛辭飾讓，又為矯偽之人。此臣所以恐迫惶惑，不自知止也。伏望聖慈矜臣至懇，察臣狂言，許寢新恩，俾安常分。謹具狀奏聞，伏候敕旨。

進新修唐書表

臣公亮言：竊惟唐有天下，幾三百年。其君臣行事之始終，所以治亂興衰之跡，與其典章制度之美，宜其粲然著在簡冊。而紀次無法，詳略失中，文采不明，事實零落。蓋百有五十年，然後得以發揮幽昧，補緝闕亡，黜正偽謬，克備一家之史，以為萬代之傳。成之至難，理若有待。臣某〈中謝。〉伏惟尊號皇帝陛下，有虞、舜之智而好問，躬大禹之聖而克勤，天下平和，民物安樂。而猶垂心積精，以求治要，日與鴻生舊學，講論六經，考覽前古。以謂商、周以來，為國長久，惟漢與唐，不幸接乎五代，衰世之士，

氣力卑弱，言淺意陋，不足以起其文。而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，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，皆不足暴其善惡，以動人耳目。誠不可以垂勸戒，示久遠，甚可歎也。乃因邇臣之有言，適契上心之所閔。於是刊修官、翰林學士臣歐陽修，端明殿學士臣宋祁，與編修官、知制誥臣范鎮，臣王疇，集賢校理臣宋敏求，秘書丞臣呂夏卿，著作佐郎臣劉羲叟等，並膺儒學之選，悉發秘府之藏，俾之討論，共加刪定，凡十有七年，成二百二十五卷。其事則增於前，其文則省於舊。至於名篇著目，有革有因，立傳紀實，或增或損，義類凡例，皆有據依，纖悉綱條，具載別錄。臣公亮典司事領，徒費日月，誠不足以成大典，稱明詔，無任慚懼戰汗屏營之至。

辭樞密副使表

臣某言：伏奉制命，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，充樞密副使，仍加食邑、實封，散官、勳、賜如故者。成命始行，驟驚於眾聽；撫心增懼，曾莫以自容。竊以樞要之司，朝廷慎選。出納惟允，實讚於萬機；禮遇均隆，號稱於二府。顧任人之得失，常係國之重輕，苟非其材，所損不一。伏念臣器能甚薄，風力不強。少喜文辭，殆浮華而少實；晚勤古學，終迂闊以自愚。而自遭逢盛明，擢在侍從。間嘗論天下之事，言出而眾怨已歸；思欲報人主之知，智短而萬分無補。徒厝危躬於禍咎，每煩聖造之保全。既不適於時宜，惟可置之閑處。故自叨還禁署，逮此七年，屢乞方州，幾於十請。瀝愚誠而懇至，被明詔之丁寧。雖大度並包，猥荷優容之賜；而群賢在列，敢懷希進之心？伏遇皇帝陛下，急於求人，思以濟治，因柄臣之並選，憐舊物以不遺。然而致遠之難，力不勝者必速其覆；量材不可，能自知者猶得為明。敢冀睿慈，察其迫切，俾回渙渥，更選雋良。如此，則器不假人，各適賢愚之分；物皆知報，何勝犬馬之心。

賀平貝州表

盜孽竊興，神祇共忿。果憑睿算，悉殄凶徒。伏惟尊號皇帝陛下，推仁育物，浸澤在人，常服儉以躬行，惟足兵而在念。至於多捐金幣，講好戎夷，務休戰爭，蓋惜士卒。德至深而莫報，恩既厚則生驕。敢肆妖狂，自幹斧鉞，驅脅士眾，閉守城，既違天而逆人，宜不攻而自破。而況聖神運略，將相協忠，不遺一人，咸即大戮。悖慢者警而肅恪，昏愚者知有誅夷，銷沮奸萌，震揚威令。臣幸忝郡寄，欣聞德音

乞罷政事第三表

臣聞士之行己，所慎者始終之不渝；臣之事君，所難者進退而合理。苟無大過，善退其身。昔之為臣，全此者少。臣頃侍先帝，屢陳斯言。今之懇誠，蓋迫於此。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，材不足以語經綸，幸逢盛際之休，早自諸生而拔擢。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，居言語侍從之流，每蒙過獎於群公，常愧虛名之浮實。即晚叨於重任，益可謂於得時，何嘗敢傷一士之賢，豈不樂得天下之譽？而動皆臣忌，毀必臣歸。人之愛憎，不應遽異；臣之本末，亦豈頓殊？蓋以處非所宜，用過其量。惟是要權之地，不勝指目之多。周防所以履危，而簡疏自任；委曲所以從眾，而拙直難移。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，以身為斂怨之府。復盤恒而不去，遂謗議以交興。讒說震驚，輿情共憤。皇明洞照，聖斷不疑，孤臣獲雪於至冤，四海共忻於新政。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，脫風波險陷之危，使臣散發林丘，幅巾衡巷，以此沒地，猶為幸民。況乎擁蓋垂襜，其榮可喜；撫民求瘼，所寄非輕。苟可效於勤勞，亦寧分於內外？伏望皇帝陛下，曲回天造，俯察愚衷，許解劇繁，處之閑僻。物還其分，庶獲遂於安全；心匪無知，豈敢忘於報效。

亳州乞致仕第二表

臣近貢封章，乞還官政。伏奉詔答，未賜允俞。退自省循，奚勝殞越？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，惟各從其欲；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，在能致其誠。敢傾虔至之心，再黷高明之聽。伏念臣本一介之賤，叨塵二府之聯，知直道以事君。每師心而自信。然而既乏捐軀之效，又無先覺之明。用之已過其分，而曾不自量；毀者不堪其辱，而莫知引去。幸賴乾坤之再造，得逃陷阱之危機，仍許避於要權，俾退安於晚節。今乃苦於衰病，莫自支持，顧難冒於寵榮，始欲收於骸骨。敢期聖念，過軫天慈，謂雖迫於桑榆，未忍棄於草莽。竊以古今之制，沿襲不同。蓋由兩漢而來，雖處三公之貴，每上還於印綬，多自駕於車轅，朝去朝廷，暮歸田里，一辭高爵，遂列編民。豈如至治之朝，深篤愛賢之意，每示隆恩之典，以勸知止之人。故雖有還政之名，而仍享終身之祿。固已不類昔時之士，無殊居位之榮。然則在臣素心，雖竊退休之志；跡臣所乞，尚虞僥幸之譏。伏望皇帝陛下，惻以深仁，矜其至懇，俾解方州之任，遂歸環堵之居。固將優遊垂盡之年，涵泳太平之樂。惟辛勤白首，迄無一善之稱；孤負明時，莫報三朝之德。此為慚恨，何可勝陳。

蔡州乞致仕第二表

睿訓丁寧，曲加慰諭。愚衷懇迫，尚敢黷煩。將再幹於冕旒，宜先伏於砧鈇。伏念臣世惟寒陋，少苦奇屯，識不達於古今，學僅知於章句。名浮於實，用之始見於無能；器小

易盈，過則不勝於幾覆。徒以早遘千齡之亨會，誤蒙三聖之獎知。寵榮既溢其涯，憂患亦隨而至。稟生素弱，顧身未老而先衰；大道甚夷，嗟力不前而難強。每念恩私之莫報，兼之疾病以交攻。爰於守亳之初，遂決竄漳之計。逮此三遷於歲律，又更兩易於州符。而犬馬已疲，理無復壯；田廬甚邇，今也其時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，仰冀乾坤之造。況今時不乏士，物咸遂生。鳧雁去來，固不為於多少；鳶魚上下，皆自適於飛潛。苟遂乞於殘骸，庶少償其夙志。伏望皇帝陛下，哀憐舊物，隱惻至仁，察其有素非偽之誠，成其識分知止之節，曲從其欲，賜報曰俞。俾其解組官庭，還車故里。披裘散髮，逍遙垂盡之年；鑿井耕田，歌詠太平之樂。其為榮幸，曷可勝陳。

蔡州乞致仕第三表

恩深煦嫗，感極涕洟。雖情有迫於危心，不知自止；而辭已窮於累牘，幾至無言。惟以至誠，期於必達。自乞憐於君父，不復訊於蓍龜。伏念臣家世單平，性姿中下。少從宦學，本免饑寒，不自意於遭逢，遂進階於華顯。然而群材方茂，蒲柳未秋而早衰；眾駿並馳，駑駘中道而先乏。而況荷難勝之任用，竊逾分之寵榮，風波憂畏而慮以深，疾病侵淩而老亦至。故自辭於機政，即願謝於軒裳。蒙上聖之至仁，念三朝之舊物，每曲煩於訓諭，久未忍於棄捐。竊惟臣之事君，必本忠信，言不顧行，是為罔欺。而臣口日誦於田閭，身坐貪於祿利，可畏至公之議，何施有之顏？每自省循，莫遑啟處。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，猶希萬一之矜從。伏望皇帝陛下，特軫天慈，俯回睿聽。察前言之可復，蓋屢請者有年；哀下愚之不移，俾卒成於素志。徇其所欲，乞以殘骸。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，自駕柴車而即路，晚節知無於大過，沒身永荷於鴻私。

謝明堂覃恩轉官表

天地號令，風雷鼓行，一氣所均，萬物咸被。遂容僥幸，亦與褒升。伏念臣材不逮人，識非慮遠，徒有事君之節，未知報國之方。冒寵貪榮，已逾其量；見利臨得，曾不知慚。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，禹湯勤儉，修前王之曠典，述先誌以繼成。昭致精禋，躬臨路寢，膺受上天之多福，推與萬方而不私。臣於此時，限以官守。講儀制禮，不預議郎博士之流；助祭陪祠，不在諸侯方物之列。即乏一言之獻，又無執事之勞。徒隨翟閽，共享餘賜。普天率土，難異眾以獨辭；踏厚局高，但撫躬而無措。

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

恩還舊職，事雪前誣，感極心驚，涕隨言出。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，勳德之臣功施王室，然尚或一遭謗毀，欲辨無由，少忤要權，其禍不測。顧如臣者，何足道哉！臣材不迨於中人，功無益於當世，用之未見其效，去之無足可思。矧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，易危之跡何恃而不顛？而聖心不忘，恩意特至，辨罔欺於曖昧，沮仇嫉於眾多。雖暫居譴謫之中，而屢被升遷之渥。今又特蒙甄錄，牽復寵名。以臣之愚，豈比前人而獨異；推其所幸，蓋由聖主之親逢。謂宜如何，可以論報！再念臣稟生孤拙，本乏藝能。徒因學古之勤，粗識事君之節。苟臨危效命，尚當不顧以奮身；況為善無傷，何憚竭忠而報國？誓期盡瘁，少答高明。

南京留守謝上表

守宮鑰之謹嚴，敢忘夙夜？布政條之纖悉，上副憂勤。寄任非堪，兢營並集。伏念臣賦材庸薄，稟數奇屯。毀譽交興，兩嘗過實。寵榮逾分，動輒招尤。念報效之未伸，敢不竭忠而盡瘁；困風波之可畏，則思遠去以深藏。迨此六年，外更三守。學偷安而杜口，負素志以愧心。朽質易衰，已凋零於齒髮；良時難得，尚希慕於功名。豈謂皇慈，未捐舊物，擢從支郡，委以名都。惟此別京，舊當孔道。簿領少勤於職事，廚傳取悅於路人。苟循俗吏之所為，雖能免過；非有古人之大節，未足報君。

亳州謝上表

貳政非才，雖獲奉身而退；分符善地，猶懷竊祿之慚。祗荷寵靈，惟知戰懼。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，豈足經邦；斗筲小器之量也，寧堪大用？而叨塵二府，首尾八年。荷三朝之誤知，罄一心而盡瘁。若乃樞機宜慎，而見事輒言；陷阱當前，而橫身不避。竊尋前載，未有能全。一昨怨出仇家，構為死禍。造謗於下者，初若含沙之射影，但期陰以中人；宣言於廷者，遂肆鳴梟之惡音，孰不聞而掩耳？賴聖神之在上，廓日月之至明，悉究罔誣，遂投讒賊。再念臣性實甚愚，而疏於接物，事多輕信者，蓋以至誠。如彼匪人，失於泛愛。平居握手，惟期道義之交；延譽當朝，常丐齒牙之論。而未乾薦稱之墨，已彎射羿之弓。知士其難，世必以臣為戒；常情共惡，人將不食其餘。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，在滿不思於將覆，自貽禍釁，幾至顛隮。上煩睿聖之保全，得完名節於終始。洎懇辭於重任，尤深惻於皇慈。雖避寵辭隆，僅能去位；而清資顯秩，愈更叨榮。莫逃僥幸之譏，實負心顏之。斯蓋伏遇皇帝陛下，乾坤大度，堯舜至仁。察臣自取於怨仇，本由孤直；憫臣力難於勉強，蓋迫衰殘。既獲免於非辜，仍曲從於私欲。遂同萬物，俾無失所之嗟；未盡餘生，敢忘必報之效！

謝賜《漢書》表

俯躬承命，拭目生輝。竊以右文興化，乃致治之所先；著錄藏書，須太平而大備。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，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。文或舛訛，蓋其傳之已久；詔加刊定，俾後學之無疑。一新方冊之文，增煥秘書之府。而奏篇之始，方經衡石之程；賜本之榮，惟及鈞樞之近。敢期孤外，特與恩頒。此蓋伏遇皇帝陛下，曲軫睿慈，俯矜舊物。謂其嘗與臣鄰之列，不忍遽遺；憐其自喜文字之間，俾之娛老。然臣兩目昏毛，雖嗟執卷之已艱；十襲珍藏，但誓傳家而永寶。

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

有罪必誅，是為彝典；原情以恕，特出深仁。聞命驚慚，省躬涕泗。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，荷三聖之獎知。寵祿既豐，初無報效，筋骸已憊，尚此遲徊。曲蒙大度之並容，誤委一方之寄任，職當撫俗，責在分憂。方茲旰昃之勞心，豈敢因循而避事？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計，大商財利以均通。分命出使之車，交馳於郡縣；悉發舊藏之鏹，取息於民氓。而臣方久苦於昏衰，初莫詳其利害。既已大喧於物議，始知不便於人情。亦嘗略陳眾弊之三，冀補萬分之一。屬再當於班給，顧已逼於會期，雖具奏陳，乃先擅止。據茲專輒，合被譴嗬。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，俯矜樸拙，免從吏議，特貸刑章。夫何草木之微，曲被乾坤之施。臣敢不益思祗畏，更勵操修？戒小人之遂非，希君子之改過，冀圖薄效，少答鴻私。

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啟

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。修聞古者賓主之間，獻酬已接，將見其志，必有賦詩，托於詠歎之音，以通歡欣之意。然而工歌《三夏》，使者再辭，及於《皇華》，然後拜貺。是則施於貴賤，各有所當。修，賤士也，何足當之？

伏惟某官，以侍從之臣，當藩屏之任，德爵之重，與齒俱尊。學通天人，識洞今古，綽有餘裕，多為長言。談笑尊俎之間，舒卷風雲之際。成於俄頃，蓋其咳唾之餘；得而秘藏，已如金玉之寶。豈伊孱陋，敢辱褒稱？形於短篇，以為大賜。伏讀三四，且喜且慚。譬夫四面之宮，鏗鏘之奏，愚者驟聽，駭然震蕩。及夫心平悸定，然後知於至和。在於頑蒙，獲此開警。然貺之厚者，不敢報之以薄；禮所尊者，不敢敵之以平。顧惟愚庸，

豈得賡繼？但佩黃金之賜，無忘長者之言。

謝石秀才啟

某啟。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，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。獵纓拜賜，刮目披文，紙弊墨渝，不能舍手。伏以某人英躔逸軌，天驥上才。好學屢空，浸潤淵源之奧；知言九變，窺見天人之交。久已擅一鄉之評，早亦應萬家之令。然而奏罄俚耳，難矣賞音；抱石荊山，終為至寶。而自慕幅巾於衡巷，乘下澤於鄉閭，晦丘園之養高，輕雁纚而堅臥。冥飛已遠，笑弋者之何求；齷齪坐談，嗟律魁之獨棄。而以錦帶居士，白蓮社人，效菩薩之坐家，去塵自遠；掃維摩之一室，敢入者稀。是宜邈為方外之遊，隔乃俗中之軌。而乃過存庸妄，曲借獎題，因隱几之閑居，抽吮毫之餘思，灑乃藻麗，用飾愚蒙。為鼷鼠而抉機，僅成輕發；養鷇鵨而奏曲，徒使眩悲。矧夫峭格峻高，春華掞美，暢來雲依月之句，擅落花映草之評。內惟棗鈍之姿，奚稱袞褒之寵？去天尺五，已服於清標；和者數人，蔑聞於絕調。未遑賡報，徒用慚。

謝校勘啟

仰報恩榮，實增震栗。竊以校讎之職，是正為難，委方冊於程文，折群疑於獨見。脫絢組之三寸，簡編多前後之乖；並《盤庚》之一篇，文章有合離之異。以仲尼之博學，猶存郭公以示疑；非元凱之勤經，孰知門王而為閏。況乃西昆冊府，備帝者之來臨；蓬萊道山，非人間之所見。自匪識窮元本，學漸淵源，究百世之放紛，總群言而博達。則何以效官天祿，對青藜而屬書；抱簡羽陵，拂白蟫而辨蠹如修者，器惟庸妄，族本羈單。雖出逢千載之期，而生有百罹之苦。入橋門而著錄，最後諸生；聞月旦之坐評，敢希一目！徒以浸潤聲明之代，優遊教育之仁。過時之年，已捍堅而難入；少作可悔，終雕刻以無功。早濫吹以決科，旋釋巾而補史。逮親而得斗祿，雖慰於子心；斂版以揖上官，遂成於俗狀。學久矣而將落，思兀然而欲枯，進無取當塗之資，退已失故時之步。歲月其忽，徒有志於分陰；英俊並遊，方問途而孤進。內顧拙艱之若此，敢懷榮遇以為心？豈期天幸之來，特被柄臣之薦，敢辱知人之美，蓋因連茹而升，蒙曲造之並容，俾考言而善擇。顧無庸之末學，已屢試於有司。碩鼫之有五能，盡於是矣；鉛刀之堪一割，其可再乎？固無可喜之文，過辱太優之等，俾從賓席，入預書林。一進階而可榮，何勝於睿渥；三下拜而聞命，深服於訓辭。天閽乍趨，迷目睛而眩轉；芸台深敞，近星象以昭回。恣窺金匱之書，坐費太官之膳，內循忝據，有溢情涯。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，樂材推美。圓方有範，大陶冶以埏熔；高下不欺，正權衡而輕重。閔此庸懦，曲以甄收。

誓堅頂踵之誠，永荷丘山之賜。

謝進士及第啟

楓宸蠖濩，方讚趨而在庭；雲幄靚深，遽臚傳而唱第。竊顧無庸之品，仍躋異等之科。祗服寵靈，實增震悸。竊以「思皇」之詠多士，《雅》、《頌》播於姬庭；間出之有異人，文章炳乎漢德。選知言於九變，東都下深詔之辭；開孝秀之一門，唐家有得賢之盛。皆所以招徠時彥，樂育人材，講求精祲之原，潤色帝王之美。卓為往範，垂照來今。丕哉文物之華，屬我神靈之運。國家右賢興治，若古敷猷，休聲塞乎淵泉，至德湧於烽火。彌文上化，疏璧水以環流；儲精太寧，坐蒿萊而講道。爛兮舜日之晏晏，煥乎堯章之巍巍。而且優遊岩廊，夢想豪俊，下賢書而旁午，諭上意之丁寧。復詔策於廉科，謹鄉能於歲舉。馳封一馬，使者在道而相望；翹首群英，天下向風而咸靡。逮計車之偕上，首方貢以前陳，委密侍之巨賢，先春闈而覆較。氈筆署乎重棘，奏可而後行；錦幾坐乎中楹，親臨而明試。森陳奏牘，逮兩令之不勝；精閱書衡，幾百斤而未止。自匪該明治具，佩服儒規，行實藹乎徽猷，識宇包乎賢業。寢明浸昌之畢講，學際乎天人之交；至纖至悉而不遺，言達於國家之體。則何以上當乙覽，榮中甲科，聯俊乂以服官，陪英雄而入彀？如某者，風猷靡立，操植素淪，樹槔甚乎液樠，膏棗嗟乎昏鈍。戴枝冠而竦誚，切愧命儒；問尺咫以不知，終然懵學。加以素鍾舛運，生遘百罹，自剪髮以交垂，已不髦而茹歎。逐耕夫而衣褐，早去先疇；署生版以占名，轉隨僑籍。流離末路，佁儗後塵。借譽群公之遊，本無題目；接足諸生之後，多見排拫。嗟盛際之親逢，忍窮途而自竄。陪貢廉於百郡，每與計偕；飲試墨之一升，嘗從罷去。退慚踸踔，數此隻奇，撫骨嗟乎淪鋪，卷跡甘於藏密。然而良裘學冶，惜先芬而懼隳；母髮垂星，感親闈之思養。未及衰於駒齒，勉自奮於駑筋。乘下澤以去鄉，棄裂繻而為誓。車騎乏甚都之雅，風塵有化俗之勞。上國連衡，仰攀於俊軌；轎門掎袂，獲覘於邦光。會泛駕之求才，輒應書而充賦。以孝廉而射策，本無百六之能；自衘鬻之上書，蓋逾千數之眾。逮漢庭之籍奏，咸以名聞；同矍圃之去賓，僅有存者。顧惟庸妄，首玷甄升，獲召於公車之庭，給試乎上方之劄，致狂言之誤擇，叨署第以開榮。若若飛華，交垂宛轉之綬；諄諄其誨，載聆鬱穆之言。浸雲澤以芬流，沐天光之下燭。竊慚鉛鈍，嘗廁翰場，屢以下中之才，當乎第一之選，宜不失於舊物，期仰答於知人。然其戰屢勝而後驕，鼓至三而乃竭。綆短褚小，嗟遠用以奚勝；弓拔失鉤，惜前功之皆廢。誠以九閽坐狄，百戟森庭。就列瞻天，駭威臨於咫尺；爭觀落筆，紛立若於堵牆。怳訝鈞庭之夢遊，驟覺幹魂之驚去。僅成牽課，靡中科程。瀆睿覽之至精，宜報聞於獨罷。尚賴薤旒之過聽，兼求箕斗之虛名。謂簸揚之在前，常先於群彥；以薦籍之良厚，重違於大臣。猥自下流，參聯上列。省逢辰之至

幸，實叨恩之有因。此蓋某官闡繹帝猷，雍容朝首。粉澤光華之治，表燭薦修之倫。膺上心之柬求，主斯文之盟會。言皆有味，務推轂以彌勤；先為之容，俾朽株之見用。致茲孱瑣，及此抽揚。敢不慎服官箴，遵修士則。鞭後策足，更希遠致之塗；熔金鈞泥，尚依陶者之力。誓殫用拙之效，少酬再造之恩。過此以還，未知所措。

此宋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